說郛目錄

弓第一百十四

太清樓侍宴記 蔡京
延福宮曲宴記 李邦彥
保和殿曲宴記 蔡京
周秦行記 牛僧孺
東城老父傳 陳鴻祖
西臺慟哭記 謝翺
東陽夜怪錄 王洙

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

冥通記 陶弘景
冥音録 朱慶餘
三夢記 白行簡
古鏡記 王度
錦裙記 陸龜蒙

太清樓侍宴記

宋 蔡京

政和二年三月皇帝至制詔臣京宥過省愆復官就是就昭以是月八日開後苑晏清樓召臣執中臣候臣偲臣京臣紳臣居厚臣正夫臣蒙臣洵仁臣奚中臣洵武臣俅臣貫於崇政殿賜坐命宮臣擊鞠乃是景福殿西序人苑門詔臣京曰此跬步至宣和殿言者所謂金桂玉戶者也厚誣官禁其令子攸夜入觀焉東入小花徑南度碧蘆聚又東入便門至宣和殿

止三楹几案臺榻漆以黑下宇純朱上棟絕緣帷幕無文彩東西無答又殿東曰瓊蘭西曰凝芳後曰翠南口瑶林北曰玉宇後有沼曰環碧兩旁有亭曰臨漪華渚沼坎有山殿曰雲華閣太寧左右躡道以登中道有亭曰琳霄次曰會春閣下有殿曰玉華玉華之側有御書殿榜曰三洞瓊文之殿旁有種玉綠雲軒相峙臣京奏曰宣王殿閣亭沼潔齊清虛雅素若此則[illegible]者不根蓋不足卹日午謁者引執中已下入女童樂四百靴袍玉帶例排場下官人籠珠翠金

皇帝幸鳴鑾堂記別紙 欠連上

玉束帶秉扇拂無巾劍鉞執香毬擁御床以次立頃三行上顧謂郡臣曰承平無事君臣同樂宜畧去所禮飲食起居當自便無間已而羣臣盡辭京又爲皇帝幸鳴鑾堂記曰「宣和九年九月金芝生道德院三十已而皇帝自景龍江泛舟中天波溪至臣鳴鑾堂淑妃從臣京朝堂下移班拜妃內侍連丹曰妃答拜臣欲謝內侍掖起膝不得下上曰今歲四幸鳴鑾矣臣頓首曰昔人三顧堂成已六幸千載榮過鳴鑾固卑陋且家素窶空且願留少頃使得伸尊奉意上曰

爲卿從容臣退西廡視庖膳上爲舉筯屢爾歡咲如
家人有遣使瑪瑙大杯賜酒遂御西閣親手調茶分
賜左右妃亦酌酒遣賜道由臣堂視卧内嗟其弊屋
步至之所上立門屏側語臣曰不御袍帶不可相見
可去冠服臣惶怖曰人臣安敢罪萬死上曰既爲姻
家置君臣禮當敘親上親酌手持橄欖以賜時屏内
御坐妃嬪在側咫尺不敢望衆譁曰妃也妃顧起進
起立臣附童貫致禮乃奏乞遺貫妃壽上乃酌酒授
貫妃飲竟上酌爲妃酬酒上調美味妃剖橙榴析芭

蕉分餘甘遣臣婢竟餘賜曰主上每得四方美味新
奇必賜師相無頃刻廢忘諭師相知無忘臣難感難
謝上又賜酒命貫酌曰可與貫語貫無臣言君臣相
與古今無若者臣嗚咽差惜因語身危非主上幾不
保如今日大叩魏彥純事是也貫遽以聞上駭曰御
郡若此小人猶敢自昨日聶山對謝窮治彥純已覺
其離間故罷山以事關豈以一語罪卿小人以細故
纖羅耳亟索紙即屏上詔草罷彥純聶山知安州上
自命酒使貫陪遂醉諸孫拔出

莊綽曰京之叙致觀縷如此不特欲誇耀於世又
將以恐動言者然不知皆不足恃而榮也適足以
爲國家之辱焉特以其居上露士木賜紫羅萬正
使治幣幕而京之獻遺方數十萬緡後戶部侍
王番發之究治皆權貨賂錢也所謂天波溪者由
景寶籙宮循城西南以至京第其子條上書其父
謂今日恩波他年禍水而小民涯言蔡相居士人
不羨萬乘官家渠底串是也

延福宮曲宴記

宋 李邦彥

宣和二年十二月癸巳召宰執親王等曲宴于延福
宮特召學士承旨臣李邦彥學士承宇文粹中以示
異恩也是日初御睿謨殿設席如外廷賜宴之禮然
器用殽品瓌奇精緻非常宴比仙韶執樂和音曼聲
合變應節亦非教坊工人所能彷彿上遣殿中監蔡
行諭旨曰此中不同外廷無彈奏之地但飲食自如
食味裹實自當携歸酒五行以碧玉盞宣諭侍宴諸

云前此曲宴早坐未嘗宣勸今出異數少憩於殿門之東廡晚召赴景龍門觀燈玉華閣飛陛金碧詢麗隔在雲霄間設衝尊釣樂于下都人熙熙且醉且歌繼以歌頌示天子與民同樂之意後太平之盛事次詣穆清殿後入崆峒洞天過霓橋至會寧殿有八閣東西對列日拏棋書論茶丹經香臣等熟視之自崆峒入至八閣所陳之物左右上下皆琉璃也映徹煜煌心目俱奪閣前再坐小案玉斝珍異如海陸羞雖又與睿謨不同酒三行甚速起詣殿側縱觀上詣保和殿謂學士蔡絛曰引二翰苑子細看一一說與諸語再三次詣成平殿鳳竹龍燈燦然如畫奇偉萬狀不可名言上命近侍取茶具親手注湯擊沸少頃白乳浮盞面如疎星淡月顧諸臣曰此自烹茶飲畢皆頓首謝既而命坐酒行無筭復出宮人合曲妙舞蹁躚態有餘妍凡日創見上諭臣邦彥臣粹中曰此盡是嬪御自來翰林不曾與此集自卿等始又曰翰林志可以盡載此事臣等榮遇臣邦彥謝不敏瓊瑤玉舟宣勸并一上每親臨視使爵復顧臣某日李承旨

弄飲仍數被特旨進飲夜分而罷

保和殿曲宴記

宋　蔡京

宣和元年九月十二日皇帝召臣蔡
王俣臣楚王似臣嘉王臣楷臣嗣臣濮臣
童貫臣馬熙載臣蔡攸臣蔡絛臣蔡脩宴保和殿
東曲水朝於玉華殿上步西曲水循茶蘼架至大寧
閣登層巒凌霄鸞鳳垂雲亭景物滿前林木蔽蔭
歷奇勝始至保和殿殿三楹楹七十架兩挾閣無縫
繪飾落成於八月而高竹崇檜已森然蓊鬱中楹置

御榻東西二間列寶玩與古鼎彝玉器左挾閣曰拱
有設古今儒書子史楷墨名畫右挾閣曰宣　設道
家金櫃玉笈之書與神霄諸天隱文上步前行登稽
古閣有宣王石鼓歷遂古尚古鑑古作古傳古秘古
諸閣藏祖宗訓謨與夏商周尊彝鼎鬲爵斝卣敦盤
盂漢晉隋唐書畫多不知款識而駭見上親指示展
言其槩抵玉林軒過宣和殿列岫軒天眞閣凝得殿
殿之東崇石峭壁高百尺林壑茂密倍於昔見過翠
翹閣諸處賜茶至今貞閣上御手注湯擊出乳花盈

面臣等惶恐前曰陛下略君臣夷等爲臣下宗謨
惕惶怖豈敢啜之上曰可少休息乃出瑤林殿中殿
馮皓傳旨留題殿壁諭臣筆墨已具乃題曰夏瑤
亂乃成林檜竹交加午有陰恩許塵凡時縱步不知
身在五雲深頃之就坐女童作樂坐間賜荔子黃橙
金柑相間布列前後命師文浩剖撥分賜酒五行始
休許至玉眞軒軒在保和西南廡即安妃救閣命神
傳旨曰雅宴酒酬添逸興玉眞軒內看安妃詔臣應
補成篇臣即題曰保和新殿丽秋輝詔許塵凡到

闌方是時人自謂得見妃矣既而但見畫像進而
臣即以詩謝奏曰玉真軒檻暖如春即見丹青不
人月裡嫦娥終有恨鑑中姑射未應真須臾中使
臣至玉華閣上持詩曰因卿有詩況姻家有當見
臣曰頃緣葭莩以得拜望故敢以詩請上大笑妃
妝無珠玉飾綽約若仙子臣前進再拜叙謝妃答拜
臣又再如命左右掖起上手持大觥酌酒命妃曰可
勸太師臣奏曰禮無不答不審酬酢可否於是特進
注酒授使以進再坐徹去童女羯鼓御侍奏細樂作
蘭陵王楊州散酬勸交錯臣奏曰陛下樂與人同不
間高卑日且暮久勤聖躬人心不安上曰不醉無
更勸送送酒行無筭臣又奏曰樂奏續紛酒觴
方事宴飲上及故老若朋友相與御杯接慇懃老
道舊論新故臣何足以當臣請序其事以示後世
今日宴樂非酒食而已夜漏已二鼓五籌衆前奏
罷退十三日臣京序

鬼奏行紀

唐　牛僧孺

余真元年舉進士落第歸宛葉間至伊闕南道嘴山下將宿大安民舍會暮不至更十餘里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聞有異香氣因趨進行不知近遠見大明意謂莊家更前驅至一大宅門庭若富豪家黃衣閽人曰郎君何至余答曰僧孺姓牛應進士落第往家本往大安民舍誤道來此直乞宿無他中有小髻青衣出責黃衣曰門外誰何黃衣曰有客黃衣入告

少時出曰請郎君入余問誰氏宅黃衣曰第進無須
問入十餘門至大殿殿蔽以珠簾有朱衣紫衣人百
數立階陛間左右曰拜殿下簾中語曰妾漢末帝母
薄太后此是廟郎不當來何辱至余曰臣家宛下將
歸失道恐犯羽虎敢乞託命太后遣軸簾避席曰妾
故漢宮人曰君朝名士不相君臣幸希簡敬便上
殿來見太后者紫衣狀貌魂偉不甚年高勞余曰行
役無苦乎召坐食頃聞殿內有笑聲太后曰今夜風
月甚佳偶有二女伴相尋況又遇嘉賓不可不成一
會呼左右屈兩箇娘子出見秀才良久有女二人自
中至從者數百前立者一人狹腰長面多髮不整衣
青衣僅可二十餘太后曰高洲戚夫人余下拜夫人
亦拜更一人柔肌隱身貌舒態逸光彩射遠近多服
花繡年低薄太后后曰此元帝王嬙余拜如戚夫人
王嬙復拜各就坐坐定太后使紫衣中貴人曰迎楊
家潘家來久之空中見五色雲下聞笑語聲漸近太
后曰楊潘至矣忽車音馬跡相雜羅綺煥燿旁視不
給有二女子從雲中下余起立於側見前一人纖腰

修�’容甚麗衣黃衣冠玉冠年三十來太后曰此是唐朝太真妃子余即伏謁拜如臣禮太真曰妾得罪先帝（先帝謂肅宗也）皇朝不置妾在后妃數中設此禮豈不虛乎不敢受郎答拜更一人厚肌斂視小質潔白皆極卑被寬博衣太后曰齊潘淑妃余拜之如妃子既而太后命進饌少時饌至芳潔萬端皆不得名余但欲充腹不能足食已更具酒其器用盡如王者太后語太真曰何久不來相看太真謹容對曰三郎（天寶中宮人呼玄宗為三郎）數幸華清宮扈從不得至太后又謂潘妃曰子亦不來何也潘妃匿笑不禁不成對太真視潘妃而對曰潘妃向玉奴（太真名也）說懊惱東昏侯疎狂終日出獵故不得時謁耳太后問余今天子為誰余對曰今皇帝先帝長子太真笑曰沈婆兒作天子也大奇太后曰何如主余對曰小臣不足以知君德太后曰然無嫌但言之余曰民間傳聖武大后首肯三四太后命進酒加樂樂妓皆少女子酒環行數周樂亦隨輟太后請戚夫人鼓琴夫人約指以玉環光照手座（西京雜記云高祖與夫人環照見指骨也）引琴而鼓聲甚怨太后曰告

秀才邂逅到此諸娘子又偶相訪今無以盡平生歡牛秀才固才士盡各賦詩言志不亦善乎遂各授與晨筆逡巡詩成薄后詩曰月寢花宮得奉君至今猶愧管夫人漢家舊是笙歌處煙草幾經秋復春王嬙詩曰雪裏穿廬不見春漢衣雖舊淚痕新如今最恨毛延壽愛把丹青錯畫人戚夫人曰自別漢宮休楚舞不能粧粉恨君王無金豈得迎商叟呂氏何曾畏木彊太真詩曰金釵墮地別君王紅淚流珠滿御牀雲雨馬嵬分散後驪宮不復舞霓裳潘妃詩曰秋月春風幾度歸江山猶是鄴宮非東昏舊作遊花地空想曾披金縷衣再三邀余作詩余不得辭遂應命作詩曰香風引到大羅天月地雲階非洞仙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別有非凡女子短髮麗服貌甚美而且多媚潘妃偕來太后以接坐居之特令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問曰識此否石家綠珠也潘妃養作妹故潘妃與俱來太后因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乃謝而作詩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聲空怨趙王倫紅殘翠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不春辭

畢酒既至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夕誰人爲伴臧夫人先起辭曰如意成長固不可且不宜如此潘妃辭曰東昏以玉兒身死國除玉兒不擬負他綠珠辭曰石衛尉性嚴忌今有死不可及亂太后曰太真今朝先帝貴妃不可言其他太后謂王嬙曰昭君始嫁呼韓單于復爲椒房重于嬪國自因其苦寒望鬼何能爲昭君幸無辭昭君不對低眉羞恨俄各歸休余爲左右送入昭君院會將旦侍人告起昭君垂泣持別忽聞外有太后命余遂出見太后太后曰此非郎君久留地宜亟還便別矣幸無忘向來歡更索酒酒再行已戚夫人潘妃綠珠皆泣下竟辭去太后使朱衣送往大安抵西道旋失使人所在時始明矣余就大安里問其里人里人云此十餘里有漢后廟余却迴望廟荒毀不可入非向者所見矣余衣上香經十餘日不歇竟不知其如何

周秦行紀論

言發於中情見乎辭則言辭者志氣之來也故察其言而知其內觀其辭而見其意矣余嘗聞大牢

氏涼國李公嘗呼牛僧孺曰太牛梁公名不便故不書好奇怪其身險易其行以其姓應國家受命之讖曰首尾三麟六十年兩角犢子恣狂顛龍蛇相鬬血成川及見著玄怪錄多造隱語人不可解其或能曉一二者必附會焉縱司馬取魏之淵用田恒有齊之由故自卑秩至於宰相而川嶽若山不可動搖欲有意擺撼者皆遭巫半莫不側目結舌事具史官劉軻日曆余得太牛周泰行紀反覆覩其太牛以身與帝王后妃冥遇欲諗其身非人臣相也將有意于狂顛及至戲德宗爲沈婆兒以代宗皇后爲沈婆令人骨戰可謂無禮于其君甚矣懷異志于圖讖明矣余少服臧文仲之言曰見無禮于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故貶太牛已久前知政事欲正刑書者未勝而罷余讀國史見開元中御史汝南周子諒彈奏牛仙客以其姓符圖讖雖似是而未合三鮮六十之數自裴晉國與余涼國名不便彭源程趙郡諸從兄嫉太牛如讐頗類余志非懷私忿蓋惡其應讖也太牛作鎮襄州日判復州刺史樂坤賈

武宗監國狀曰閑事不足爲賀則恃姓敢如此邪
會余復知政事將欲發覺未有由値平昭義得與
劉從諫交結書因竄逐之嗟乎爲人臣陰懷逆節
不獨人得誅之鬼得誅矣凡與太牢膠固未嘗不
是流薄無賴輩以相表裏意太牢有非望而就佐
命焉斯亦信符命之致或以中外罪余于太牢愛
憎故明此論庶乎知余志所恨未暇族之而余又
罪豈非王者不死乎遺禍胎于國亦余大罪也儻
同余志繼而爲政宜爲君除患辱既有數意非
然若不在當代其必在于子孫須以太牢少長成
寘于法則刑罰中而社稷安無患于二百四十年
後嘻余致君之道分隔于明時嫉惡之心敢辜于
早歲因援毫而慮衞憤亦皆行紀之辭于後
是書本李贊皇門人韋曜所撰而嫁其名于牛相
思黯贊皇遂著論一篇極詞醜詆必欲寘之族滅
且曰太牢以姓應讖文屢有異志又曰太牢貶而
復用豈王者不死乎噫不至是也思黯亦一代奇
才特以持論堅辯遂與正士爲仇豈誠有由常魏

操之心者衛公斯言毋乃溺于朋黨之偏乎故余
嘗謂士君子于國家大議當平心定氣以求至當
如漢之議鹽鐵者乃是以建事而成功不然鮮不
激而爲黨如牛李者蹉夫其始一話言之忤而其
終也遂成死黨以相排陷延蔓數十百年而不已
亦可慨哉吾于斯傳也亦有感焉于是乎書于遠
志

東城老父傳

唐 陳鴻祖

老父姓賈名昌長安宜陽里人開元元年癸丑生元
和庚寅歲九十八年矣視聽不衰言甚安徐心力不
耗語太平事歷歷可聽父忠長九尺力能拽倒牛以
材官爲中宮幕士景龍四年持幕竿隨玄宗入大明
宮誅韋氏奉睿宗朝羣后遂爲景雲功臣以長刀備
親衛詔徙家東雲龍門昌生七歲趫捷過人能搏禁
乘梁善應對解鳥語音玄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

節鬬雞戲及即位治雞坊于兩宮間索長安雄雞令毫鐵距高冠昂尾千數養于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上之好之民風尤甚諸王世家外戚家貴主家侯家傾帑破產市雞以償雞直都中男女以弄雞爲事貧者弄假雞帝出遊見昌弄木雞於雲龍門道旁召入爲雞坊小兒衣食右龍武軍三尺童子入雞羣如狎羣小壯者弱者勇者怯者水戮之時疾病之候悉能知之舉二雞雞畏而馴使令如人養雞坊中謁者王承恩言于玄宗召試殿庭皆中玄宗意即日爲五百小兒長加之以忠厚謹密天子甚愛幸之金帛之賜日至其家開元十三年雞籠三百從封東嶽父忠死太山下得子禮奉尸歸葬雍州縣官爲塋器喪車乘傳洛陽道十四年三月衣鬬雞服會玄宗於溫泉當時天下號爲神雞童時人爲之語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鬬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距期勝負白羅繡衫隨軟輿父死長安千里外差夫特道挽喪車昭成皇后之在相王府誕聖於八月五日中興之後制爲千秋

節賜天下民牛酒樂三日命之曰醮以爲常也大會
樂於宮中歲或醮於洛元會與清明節率皆在驪山
每至是日萬樂具舉六宮畢從昌冠雕翠金華冠翹
袖繡襦袴執鐸拂導羣雞敘立於廣場顧盻如神指
揮風生樹毛振翼礪吻磨距抑怒待勝進退有期隨
鞭指低昂不失昌度勝負既決强者前翥者後隨昌
雁行歸于舞坊角觝萬夫跳劍尋撞蹴毬踏繩舞于
竿頭者索氣沮色逡巡不敢入豈教猱擾龍之徒歟
二十三年玄宗爲奏梨園弟子滿大同女男服珮玉
女服繡襦皆出御府昌男至信至德天寶中妻潘氏
以歌舞重幸於楊貴妃夫婦席寵四十年恩澤不渝
豈不敢於使進於心乎上生於乙酉雞晨使人朝服
聞雞[illegible]于太官矣上心不悅十四載　昌陷洛潼
關不守大駕幸成都奔衛乘輿夜出便門馬蹄遂穿
傷足不能進伏入南山每進雞之日則向西南大哭
祿山往年朝於京師識昌於橫門外及亂二京以千
金購昌長安洛陽市昌變姓名依於佛舍除地擊鐘
施力於佛洎太上皇歸興慶宮肅宗受命於別殿昌

還舊里居室爲兵掠家無遺物布衣顦顇不復得入
禁門矣明日復出長安南門道見妻兒於招國里葬
色黯焉兒荷薪妻負故絮昌聚哭訣於道遂長逝息
長安佛寺學大師佛音大曆元年依資聖寺太德僧
運平往東市海池立隨羅尼石幢書能紀姓名請釋
氏經亦能了其深義至道以善心化市井人建僧房
佛舍植美草甘木書把土擁根汲水灌竹夜正觀於
禪室建中三年僧運平人壽盡服禮畢奉舍利塔於
長安東門外鎮國寺東偏手植松柏百株搆小舍居
於塔下朝夕焚香灑掃事師如生順宗在東宮捨錢
三十萬爲昌立大師影堂及齊舍又立外屋居游民
取僧[illegible]一杯漿水一升臥草席絮衣遇
[illegible]塔氏後亦不知所往貞元中長子至
信衣并州甲隨大司徒燧入覲省昌於長壽里昌知
已不生絕之使去次子至德歸販繒洛陽市來往長
安聞歲以金帛奉昌皆絕之遂俱去不復來元和中
潁川陳爲祖[illegible]女人出春明門見竹柏森然香烟鬱
於道下馬覲昌於塔下聽其言忘日之暮宿鴻祖於

齋舍話身之出處皆有條貫遂及王制鴻祖問開元之理亂昌曰老人少年以鬬雞求媚於上上倡優蓄之家於外宮安足以知朝廷之事也然有以爲吾子言者老人見黃門侍郎杜暹出爲隴西節度攝御史大夫始假風憲以威遠見哥舒翰之鎮涼州也下石堡戍青海城出白龍逾葱嶺界鐵關總管河左道七命始攝御史大夫見張說之領幽州也每歲入關輒長轅輓輜車蓄河間薊州庸調縑布駕轎遶輒空入關門輸於王府江淮綺穀巴蜀錦繡後宮玩好而已

[illegible]燎煌道歲屯田實邊食餘粟轉輸靈州漕下黃河入太原倉備關中凶年關中粟麥藏於百姓天子幸五嶽從官千乘萬騎不食於民老人歲時伏臘歸休行都市間見有賣白衫白疊布行鄰比鄉閭有人禳病法用皁布一疋持重價不克致竟以幞頭羅代之近者老人扶杖出門閭街衢中東西南北視之見白衫者不滿百豈天下之人皆執兵平開元十二年詔三省侍郎有缺先求曾任縣令者及老人見四十三省郎吏有理刑才各

大者出刺郡小者鎮縣自老人居大道旁往往有
太守休焉於此皆慘然不樂朝廷沙汰使治郡開元
取士孝悌治人而已不聞進士宏詞拔萃之爲其得
人也大略如此因泣下復言曰上皇北臣窮盧東臣
雞林南臣滇池西臣昆夷三歲一來朝會覲之禮容
照之恩澤衣之錦絮飲之酒食使展事而去都中無
留外國賓今北胡與京師雜處娶妻生子長安中少
年有胡心矣吾子視首飾華服之制不與向同得非
物妖乎鴻祖默不敢應而罷去

洪邁曰讀此傳玄宗全盛儼然在目至寫呂一段
夫國失寵尤足寄感慨也

登西臺慟哭記

宋　謝翺

始故人唐宰相魯公開府南服余以布衣從焉明年別公章水湄後明年公以事過張睢陽及顏呆卿所嘗往來處悲歌慷慨卒不負其言而從之游今其詩具在可考也余恨死無以藉手見公而獨記別時語每一動念即於夢中尋之或山水池榭雲巖草木與所別之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悲不敢泣又後三年過姑蘇姑蘇公初開府舊治也望夫差之臺

而始哭公焉又後四年而哭之於越宿又後五年
今而哭於子陵之臺先是一日與友人甲乙若丙
越宿而集午雨未止買榜江涘登岸謁子陵祠祠
旁僧舍毀垣枯甃如入墟墓還與榜人治祭具須
雨止登西臺設主於荒亭隅再拜跪伏祝畢號而
者三復再拜起又念余弱冠時往來必謁拜祠下其
始至也侍先君焉今余且老江山人物睠焉若失
東望泣拜不已有雲從南來渰浥涬鬱氣薄林木若
相助以悲者乃以竹如意擊石仆楚歌招之曰魂兮
往兮何極暮來歸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味焉石
歌闕竹石俱碎於是相向感惜復登東臺撫蒼石
慰于榜中榜人始驚余哭云適有邏舟之過也查
諸遂移榜中流舉酒相屬各爲詩以寄所思薄暮
作風禀不可留登岸宿乙家夜復賦詩懷古明日於
風雪別甲于江余與丙為歸行三十里又越宿乃至
其後甲以書及別詩來言是日風帆怒駛逾久而
濟既濟疑有神陰相以著茲遊之偉余曰嗚呼陳
兵死空山無哭聲且千年矣若神之職固不可

茲遊亦良僅其爲文詞因以達意亦誠可悲已矣
欲倣太史公著季漢月表如秦楚之際今人不有
余心後之人必有知余者於此宜得書故紀之以
季漢事後時先君登臺後二十六年也先君諱某
其登臺之歲在乙丑云
皐羽倜儻有節嘗布衣杖策參人軍事未幾善
如唐衢過姑蘇望夫差之臺慟哭終日過勾越行
禹穴間北鄉哭乘舟至鄞過蛟門登候潮山感
子浮桴之嘆則又哭晚登子陵西臺以竹如意
石歌招魂之詞聲裂竹石俱碎失聲哭何其慟
悲也

元和十三年春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悲也

[illegible]

東陽夜怪錄

唐　王洙

前進士王洙字學源其先本瑯琊人元和十三年春擢第嘗居鄒魯間名山習業洙自云前四年時因隨籍入貢暮次滎陽逆旅值彭城客秀才成自虛者以家事不得就舉言旋故里偶洙因話辛勤往復之意自虛字致本語及人間目覩之異是歲自虛十有一月八日東還翌日到渭南縣方屬陰曀不知時之早晚縣宰黎謂留飲數巡自虛恃所乘壯乃命僕[illegible]

事悉令先於赤水店俟宿聊踟躕焉東出縣郭門則
陰風刮地飛雪霧天行未數里迨將昏黑自虛僧僕
既悉令前去道上又行人已絕無可問程至是不知
所留矣路出東陽驛南尋赤水谷口道去驛不三四
里有下馬林月光依微畧辨佛廟自虛啟扉投身突
入雪勢愈甚自虛竊意佛宇之北有住僧將求委焉
則策馬入其後纔認北橫數間空屋寂然無燈燭久
之傾聽微似有人喘息聲遽繫馬於西面柱連問院
主和尚今夜慈悲相救徐聞人應老病僧智高在此
適僕已使出村教化無得以致火燭雪若是[illegible]
深夜客何爲者自何而來四絕親鄰何以取濟今多
處不惡其病穢且此相就則免暴露兼輟所藉[illegible]
分用委質可矣自虛他計既窮聞此內亦甚喜乃[illegible]
高公生緣何鄉何故棲此又俗姓云何既接恩客[illegible]
要審其出處曰貧道俗姓安（以本身處輟之故也）生在磧西[illegible]
因捨力隨緣來詣中國到此未幾房院疎蕪秀才[illegible]
降無以供待不垂見怪爲幸自虛如此問答頗忘前
倦乃謂高公曰方知探實化城如來非妄立喻今[illegible]

公是我導師矣高公本宗固有如是降伏其心之
俄則杳杳然若數人聯步而至者遂聞大極好雪
丈在否高公未應聞聞一人云曹長先行或曰朱大
丈合先行又聞人曰路甚寬曹長不合若讓精衛
也自虛竊謂人多私心益壯有頃即似悉造座隅
內一人謂曰師丈此有宿客乎高公對曰適有客
請宿耳自虛昏昏然莫審其形質唯最前一人俯
映雪彷彿若見着皁衆者背及肋有塔白補處其人
先發問自虛云客何故踽踽音禹然犯雪昏夜止此自
虛則具以實告其人因請自虛姓名對曰進士成自
虛自虛亦從而語曰墻中不可悉揖清揚他日無以
爲子孫之舊請各稱其官及名氏便聞一人云前河
陰轉運巡官試左驍衛胄曹參軍盧倚馬次一人云
桃林客副輕車將軍朱中正次一人曰去丈姓敬次
一人曰銳金姓奚此時則似周坐矣初因成公應舉
倚馬旁及論文倚馬曰某兒童時即聞人詠師丈聚
雪爲山詩今猶記得今夜景象宛在目中師丈有之
乎高公曰其詞謂何試言之倚馬曰所[illegible]云誰家掃

雪滿庭前萬壑千峰在一拳吾心不覺侵衣冷曾向
此中居幾年自虛茫然如失口呿聃聃尤所不測高
公乃曰雪山是吾家山往年偶見小兒聚雪屹有峰
巒之狀西望故國悵然因作是詩曹長大聰明憑何
記得貧道舊時惡句不因曹長誠念在口實亦遺忘
倚馬曰師丈騁逸步於遐荒脫塵機（機當爲羈）於維縶羈
羈道德可爲首出儕流如小子之徒望塵奔走竭蹶
窺其高遠哉倚馬今春以公事到城受性頑鈍闕下
桂玉煎迫不堪旦夕羈旅雖勤勞夙夜料入況微負
荷非輕常懼刑責近蒙本院轉一虛銜（請空堀意作替驗）
苦求脫免昨晚出長樂坡下宿自悲塵中勞役慨然
有山鹿野麋之志因寄同侶成兩篇惡詩對諸作者
輒欲口占去就不敢自虛日夕何夕得聞佳句倚
馬又謙曰不揆荒淺況師丈文宗在此敢呈醜拙邪
自虛苦請曰願聞願聞倚馬因朗吟其詩曰長安城
東洛陽道車輪不息塵浩浩爭利貪前競著鞭相逢
盡是塵中老（其一）日晚長川不計程離羣獨步不能
鳴頓有青青河畔草春來猶得慰羈情合座咸曰大

高作倚馬謙曰拙惡拙惡中正謂高公因比鄙朝廷之士吟諷師丈佳句絕多今此是潁川洗側聆虛長所念開洗昏鄙意爽神清新製的多滿座渴咏不能見示三兩首以沃羣矚高公請俟他日中正又曰眷彼名公悉至何謝兎園雅論高談抑一時之盛事今去市肆苦遠夜艾興餘杯觴固不可求炮炙無由而致賓主禮闕慙恧空多吾輩方以觀心發願[illegible]草之性與師丈同而諸公通宵無以充腹赧然何補高公[illegible]吾聞佳話可以忘於饑渴秪如八郎力濟生人勤[illegible]

軌轍攻城犒士爲已所長但以十二因緣背[illegible]茫茫苦海煩惱隨生何地而可見菩提提當作蹄何門而得離火宅亦用事中正對曰以愚所謂覆轍相尋輪迴惡道先後報應事甚分明引領修行義歸於此高公大笑乃曰釋氏尚其清淨道成則爲正覺覺當爲角覺則佛也如八郎向來之談深得之矣倚馬大笑自虛又曰適來朱將軍再三有請和尚新製在小生下情實願觀寶和尚豈以自虛遠客非我法中而見鄙之乎且和尚器識非凡所谷深峻必當格韻才思貫[illegible]

一時妍妙清新擺落俗態豈終秘咳唾之餘思不[illegible]
一兩篇以開耳目乎高公曰深荷秀才苦情事則[illegible]
於固違況老僧殘疾衰羸習讀久廢章句之道本非
所長却是朱八無端挑抉吾短然於病中偶有兩篇
自述匠石能聽之乎曰願聞其詩曰擁褐藏名無定
蹤流沙千里度衰容傳得南宗心地後此身應便老
雙峰爲有闇浮珍重因遠離西國赴咸秦自從無力
休行道且作頭陀不繫身又聞滿座稱好聲移時不
定去文忽於座內云昔王子猷訪戴安道於山陰雪
夜皎然及門而返遂傳何必見戴之論當時皆重逸
興今成君可謂以文會友下視袁安蔣詡吾少年時
頗負俊氣性好鷹鶻曾於此時畋遊馳騁吾故林在
長安之巽維御宿川之東時此處地名句家當也詠雪有獻曹
州房一篇不覺詩狂所攻輒汚泥高鑒耳因吟詩曰
愛此飄飄六出公輕瓊洽絮舞長空當時正逐秦丞
相騰躍川原喜北風獻詩訖曹州房頗甚賞僕此詩
因難僕云呼雪爲公得無檢束乎余遂徵古人尚有
呼竹爲君後賢以爲名論用以證之曹州房結舌莫

知所對然曹州房素非知詩者烏大嘗謂吾曰難得
臭味同斯言不妄今涉彼遠官參東州軍事（事見今古注）
相去數千苗十（以五五之數故第十）氣候啞吒憑恃羣親索人
承事曾無君子者斯焉取諸銳金曰安敢當不見苗
生幾日曰涉旬矣然則苗子何在去文曰亦應非遠
知吾輩會於此計合解來居無幾苗生遽至去文僞
爲喜意拊背曰適我願兮去文遂引苗生與自虛相
揖自虛先稱名氏苗生曰介立姓苗賓主相論之詞
頗甚稠沓銳金居其側曰此時則苦吟之矣諸公皆
在老奚詩病又發如何如何自虛曰向者承奚生爲
與之分非淺何爲尚吝塊實大失所望銳金退而逡
巡曰敢不貽廣席一噱耳輒念三篇近詩云舞鏡爭
鸞綵臨場定鶻拳正思仙仗日翹首御樓前養鬬形
如水迎春質似泥信如風雨在何憚跡卑棲爲脫田
文難常懷紀涓恩欲知疎野態霜曉叫荒村銳金吟
訖暗中亦大聞稱賞聲高公曰諸賢勿以武士見待
朱將軍此公甚精名理又善屬文而乃猶無所言庚
底藏否吾輩抑將不可況成君遠客一夕之聚空門

所謂多生有緣宿鳥同樹者也得不因此當異時之談端哉中正起曰師丈此言乃與中正樹荆棘耳有衆情疑阻敢不唯命是聽然盧探手作事自聊伊蔚如何高公曰請諸賢靜聽中正詩曰亂魯負盧名難秦感甯生候驚丞相喘用識葛盧鳴黍稷滋農興軒車乏道情近來筋力退一志在歸耕高公歎曰朱人文華若此未離散秩引駕者又何人哉屈甚屈甚倚馬曰扶風二兄偶有所繫（意屬自盧所乘）吾家龜茲羣文蔚甚樂喧厭靜好事揮霍與在結束勇於前驅（謂般輕貨省隊）此會不至恨可知也去文謂介立曰胄家兄弟展（展轉）處匪遥莫往莫來安川尚志詩云朋友攸攝而使尚有遐心必須折簡見招鄙意頗成其美介立曰某本欲訪胄大夫方以論文典酬不覺遲遲耳敬君命子今且請諸公不起介立略到胄家即回不然便拉胄氏昆季同至可乎皆曰諾介立乃去無何去文於衆前竊是非介立曰蠢茲爲人甚有爪距頗聞潔廉善主倉庫其如蜡姑之醜難以掩於物論何殊不知介立與胄氏相攜而來及門瞥聞其說介立攘袂大怒

曰天生苗介立闘伯比之胄下得姓於楚遠祖梦皇
茹分二十族祀典配享至于禮經（謂郊特牲人蜡迎虎迎猫）奈何
一敬去文盤瓠之餘長細無別非人倫所齒只合剔
狎稚子獰守酒旗諂伺妖狐竊脂媚竈安敢言人之
長短我若不呈薄藝敬子謂我咸秋無文使諸人異
目視我今對師丈念一篇惡詩且看如何詩曰爲慙
食肉主恩深日晏蟠桃臥錦衾且學志人知白黑那
將好爵動吾心自虛頗甚佳歎去文曰卿不詳本末
厚加矯誣我實春秋向戌之後卿以爲我盤瓠裔邪

展陽此房於吾殊所乖闘中正深以兩家獻酬未能
爲病乃曰吾願作宜僚以釋二忿可乎皆我逢丑父
實與向家梦皇春秋時屢同盟會今座上有名客二
子何乃互毀祖宗語中忽有綻露是取笑於成公齒
冷也且盡吟詠固請息喧於是介立即引胃氏昆仲
與自虛相見初襜襜然若白色二人來前長曰胃蔑
瓠次曰藏立自虛亦稱姓名介立乃於廣衆延譽胃
氏昆弟潛蹤草野行著及於名族上參列宿親密內
達肝膽況秦之八水實貫天府故休二十族多是咸

京聞弟新有題舊業詩時稱甚美如何得聞乎燕狐
對曰小子謬廁賓筵作者雲集欲出口吻先增慙怍
今不得已塵汚諸賢耳目詩曰鳥鼠是家川周王昔
獵賢一從離子卯鼠兎皆變爲蝟也應見海桑田介立稱游
弟他日必負重名公道若存斯文不朽藏狐歛躬謝
日藏狐幽蟄所宜幸陪羣彥兄揄揚太過小子繆當
重言若負芒刺座客皆笑時自虛方傳諸客佳什不
暇自念已文但曰諸公清才綺靡皆是目牛游刃中
正將謂有譏潛然遁去高公求之不得曰朱八不告
而退何也倚馬對曰朱八世與庖氏爲讎惡聞發硎
之說而去耳自虛謝不敏此時去文獨與自虛論詰
語自虛曰凡人行藏卷舒君子尚其達節搖尾求食
猛虎所以見機或爲知已吠鳴不可以主人無德而
廢斯義也去文不才有兩篇言志奉呈詩曰事君同
樂義同憂那校糟糠滿志休不是守株空待兎終當
逐鹿出林丘少年嘗負饑鷹用內顧曾無寵鶴心秋
草歐陰思去宇平原毛血興從禽自虛賞激無限金
志一夕之苦方欲自誇舊制忽聞遠寺撞鐘則北磨

錯然聲盡矣注目略無所覩但覺風雪透窗朦朧殘燈
鼻雖窒颯如有動者而厲聲呼問絕無由答自虛心
神恍惚未敢遽前捫攫退尋所繫之馬宛在屋之西
隅鞍韉被雪馬則齕莫而立遲疑間曉色已將辨物
矣乃於屋壁之北有槖駞一貼腹跪足僵耳闔口自
虛覺夜來之異得以遍求之室外北軒下俄又見一
瘠瘠烏驢連脊有磨破三處白毛茵然將滿舉視屋
之北拱微者振迅有物乃見一老雞蹲馬前及設像
佛宇塌座之北東西有隙地數十步廡下皆有彩畫
處土人曾以麥麩之長者積於其間見一大駁猫兒
眠於上咫尺內有盛餉田漿破瓠一次有牧童所棄
破笠一自虛因蹴之果獲二刺蝟蠕然而動自虛周
求四顧悄未有人又不勝一夕之凍乏乃攬轡振雪
上馬而去週出村之北道左經柴攔舊圃覩一牛蹄
雪齕草次此不百餘步闔村悉輦糞於此蘊崇自虛
過其下羣犬喧吠中有一犬毛悉齊祼其狀甚異脛
脫自虛自虛驅馬久之值一叟闢荊扉晨興開徑雪
自虛駐馬訊焉對曰此故友右軍彭特進莊也郎君

昨宵何止行李間有似遊途者自虛語及夜來之見
叟倚蓑驚訝曰極差極差昨晚天氣風雪莊家先有
一病槖駝慮其爲所斃遂覆之佛宇之北念佛社屋
下有數日前河陰官脚過有乏驢一頭不任前去某
哀其殘命未捨以斛粟易留之亦不羈絆彼欄中瘠
牛皆莊家所畜適聞此說不知何緣如此放怪自虛
曰昨夜已失鞍馱今凍餒且甚事有不可卒詳者大
略如斯難於悉述遂策馬奔去至赤水店見僮僕方
訝其主之相失始忙於求訪自虛慨然如喪魂者數

梁　陶弘景

夏至日未中少許在所住戶南牀眠始覺仍令善生下簾又眠未熟忽見一人長可七尺面小口鼻猛眉多少有鬚青白色年可四十許著朱衣赤幘上戴蟬垂纓極長紫革帶廣七寸許帶鞶囊鞶囊作龍頭足著兩頭舄舄紫色行時有聲索索然從者十二人三人提裙作兩髻髻如永嘉老姥髻紫衫青袴履縛袴極緩三人著紫袴褶平巾幘手各執簡簡上有字不

可識又七人並白布袴褶自履靺悉有所執一人挾
坐席一人把如意五色毛扇一人把大卷書一人持
紙筆大硯硯黑色筆猶如世上筆一人捉繖繖狀如
毛羽又似綵帛斑駁可愛繖形圓深柄黑色極長入
屋後倚簷前其二人並持囊囊大如小柱似有文書
挾唐人舒置書牀上席白色有光明草縷如莽子但
繖縷尤大耳侍者六人入戸並倚子平牀前此人始
入戸便皺面去居太近後仍就座以臂隱書案于時
筆及約尺悉在案上便自捉內格中移格置北頭閒

左右那不將几來答云官近行不將來乃謂子良曰
我是此山府丞嘉卿無愆故來相造子良乃起整衫
未答仍問曰今日吉日日乙欲中卿齋不答依常朝
拜中食耳未曉齋法又曰中食亦足但夏月眠不益
人莫恒貪眠又發體羸有小事竟覺倦倦如欲眠不
能自禁曰小小消息無苦因風起吹繖欲倒仍令左
右看繖赤豆在庭中戲走來垂至繖邊左右以手格
去郎善又來架子上取堰觸此左右善便倒地此左
右以手接之此人問那得此小兒子子良答家在錢

塘姓俞權寄此住又曰勿令裸身善神見之又問鄭
善何人子良答家在永嘉依廕陶先生又曰陶有美
志爲人所歸投又語子良曰卿父昔不無小過釋兼
已三年今處無事地自云墳塚在越雖自羈廻亦不
願移之南頭有一坎宜塞去其今欲同來有文書事
未了不果明年春當生王家以其前過未盡故復出
世卿前身有福得值正法今生又不失人神之心按
錄籍卿大命乃猶餘四十六年夫生爲人實依依於
世上死爲神則戀戀於幽冥實而論之幽冥爲勝今
府中闕一任欲以卿補之事日將定莫復多言來
十月當相召可逆營辦具故來相告若不從此命者
則三官符至可不慎之子良便有懼色此人曰卿趣
欲住世種罪何爲得補吾洞中之職面對天真遊行
聖府自計天下無勝此處子良乃曰唯仰由耳又曰
卿自幼至今不無小愆可自思悔謝若不爾者亦爲
身累凡修道者皆不裸身露髻枉濫無辜起止飲食
悉憑依科聊復相告言窮於此今還所任方事猶疑
冀非遠耳卿勗吾言勿示世中悠悠之人山中同丞

知之無嫌便下帟未出戶見門上有令春劉白等
是姨母閤裸子劉白是白從子乃又曰勿令小兒輩逼壇靖靖中有
眞經前失火處大屋基今猶有吏兵防護莫輕涉慢
其輩無知事延家主卿姨病源乃重雖不能致斃亦
難除子良因陪不審若爲治療腹中又有結病何當
得除答曰不可即除歲月之間不知若爲耳腹中亦
有卒可差別當向卿言令春等去便下堦而滅
二十七日二更中開眼見一人在牀前容質端正有
鬚鬚甚厚細眉目年可二十餘顏狀甚可愛著芙蓉
冠垂青纓甚長著衣狀如單衣而有朱青黃白相雜
厠似錦復非素腰帶不知是何所著亦有光如前范
帥來時燭光也獨自而已自云是中山人因言白茅
君用爾爲丞已遣丞帥來相報事已定吾今來教爾
修道之方可從而言疏子良仍起襞紙疏之

異音錄

唐　朱慶餘

廬江尉李侃者隴西人家於洛之河南太和初卒於官有外婦崔氏本廣陵倡家生二女既孤且幼孀母撫之以道遠子未成人因寓家廬江侃既死雖侃之宗親居顯要者絕不相聞廬江之人咸哀其孤貌而能自强崔氏性酷嗜音雖貧苦求活常以絃歌自樂有女弟薤奴風容不下善鼓箏爲古今絕妙知名於時年十七未嫁而卒人多傷焉二女幼傳其藝長女

適邑人丁玄夫性識不甚聰慧幼時每教其藝小有所未至其母輒加鞭箠終莫究其妙每心念其姨曰我姨之甥也今乃死生殊途恩愛久絕姨之生乃歲明死何蔑然而不能以力庇助使我心開目明粗及流輩哉每至節朔輒舉鴈爵地哀咽流涕如此者八歲母亦哀而憫焉開成五年四月三日因夜夢寐驚起號泣謂其母曰向者夢姨執手泣曰我自辭人世在陰司獲屬教坊授曲於博士李元憑元憑屢薦我於憲宗皇帝帝召居宮一年以我更直穆宗皇帝宮和之勅秘其詞極切恐爲諸國所得故不敢泄歲餘提地府當有大變得以流傳人世幽明異路人鬼道殊今者人事相接亦萬代一時非偶然也會以吾之十曲獻陽地天子不可使無聞於明代於是縣白州州白府刺史崔璹親召而試之則絲桐之音搶揵可聽其差琴調不類泰聲乃以衆樂合之則宮商調殊不同矣母令小女再拜求傳十曲亦備得之至暮決去數日復來曰吾聞揚州連帥取汝恐有謬誤汝可一一彈之又留一曲曰思歸樂無何州府果令送至

揚州一無差錯廉察使故相李德裕議表其事

尋卒

三夢記

唐白行簡

人之夢異於常者有之或彼夢有所往而此遇之者或此有所爲而彼夢之者或兩相通夢者天后時劉幽求爲朝邑丞嘗奉使歸未及家十餘里適有佛堂院路出其側聞寺中歌笑歡洽寺垣短缺盡得覩其中劉俯身窺之見十數人男女雜坐羅列盤饌環繞之而共食見其妻在坐中語笑劉初愕然不測其故久思之且思其不當至此復不能捨之又熟視審此

言笑無異將就察之寺門閉不得入劉擲瓦擊之中其罍洗破迸走散因忽不見劉踰垣直入與從者同視殿廡皆無人寺扃如故劉訝益甚遂馳歸比至其家妻方寢聞劉至乃敎寒暄訖妻笑曰向夢中與數十人同遊一寺皆不相識會食於殿庭有人自外以瓦礫投之杯盤狼藉因而遂覺劉亦具陳其見蓋所謂彼夢有所往而此遇之者矣

元和四年河南元微之爲監察御史奉使劍外去予與仲兄樂天隴西李杓直同遊曲江諸慈恩佛舍徧歷僧院淹留移時日已晚同詣杓直修行里第命酒對酌甚歡暢兄停杯久之曰微之當達梁矣命題一篇于壁其詞曰春來無計破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實二十一日也十許日會梁州使適至獲微之書一函後寄紀夢詩一篇其詞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入慈恩院裏遊屬吏喚人排馬去覺來身在古梁州日月與遊寺題詩日月率同蓋所謂此有所爲而彼夢之者矣

貞元中扶風竇質與京兆韋荀同自亳入秦宿潼關

逆旅竇夢至華岳祠下見一女巫黑面長青裙素帶迎路拜揖請爲之祝神竇不獲已遂聽之問其姓自稱趙氏及覺具言於韋明日至祠下有巫迎客客服妝服皆所夢也顧韋謂曰夢有徵也乃命從者視囊中得錢三環與之巫撫掌大笑謂同輩曰如所夢矣韋驚問之對曰昨夢二人從東來一髯而短者祝酹獲錢三環焉及旦乃徧述於同輩今則驗矣竇因問巫之姓氏同輩中曰姓趙氏自始及末若合符契蓋所謂兩相通夢者矣

行簡曰春秋及子史言夢者多然未有載此三夢者矣世人之夢亦衆矣亦未有此三夢豈偶然也抑亦必前定耶予不能知今備記其事以存錄焉

紀夢

行簡云長安西市帛肆有販鬻求利而爲之平者姓張不得名家富於財居光德里其女國色也嘗因晝寢夢至一處朱門大戶棨戟森然由門而入望其中堂若設燕張樂之爲左右廊皆施幃幄有紫衣吏引張氏于西廊幃見少女如張等輩十許人皆花容靜約釵鈿照耀既至促張妝飾諸女迭助之理澤傅粉

有頃自外呼肩郎來竟隙間窺之見一紫綬大官
與之兄嘗爲吏小吏識之乃言曰吏部沈公也俄
頃呼曰尚書來來有識者（并帥王公）遂巡復連呼曰某來某
來皆郎官以上六七個坐驛前紫衣吏曰可出矣群
女旋進金石絲竹鏗鏘震響中署酒酬王并州見張
氏而視之尤屬意謂之曰汝習何藝能對曰未嘗學
聲音使與之琴辭不能曰第操之乃撫之而成曲與
之箏亦然琵琶亦然皆平生所不習也王公曰恐汝
戲遺乃令口受吟詩鬟梳嬛倩（鬟梳嬛倩）學官妝獨立閑庭納
夜涼手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謂張曰集
歸辭父母異日復來張忽啼寤手捫衣帶謂母曰兒
書詩遺矣索筆錄之母問其故泣對以所夢且曰殆
將死乎母怒曰汝作魘爾何以爲辭乃出不祥言如
是因卧病累日外親有持酒肴者又有將食來者女
曰且須膏沐澡瀹母聽良久艷妝盛飾而至食畢乃
徧拜父母及坐客曰時不留某今往矣因授衾而寢
父母環伺之俄爾遂卒會昌二年六月十五日也

九月二十二日沈姑勤書堂存祝

古鏡記

隋　王度

隋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師禮事之臨終贈度以古鏡曰持此則百邪遠人度受而寶之鏡橫徑八寸鼻作騏驎蹲伏之象遶鼻列四方龜龍鳳虎依方陳布四方外又設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畜馬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遶輪郭文體似篆點畫無缺而非字書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氣之形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璺入影內纖毫無失舉

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絕嗟乎此則非凡鏡所能
也宜其見賞高賢是稱靈物候生常云昔者吾聞
帝鑄十五鏡其第一橫徑一尺五寸法滿月之數
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八鏡也雖歲祀攸遠圓
寂寞而高人所逝不[illegible]誣矣昔楊氏納環累代延慶
張公喪劒其身亦終今度遭世擾攘居常鬱怏至宝
如煆生涯何地實鏡復去哀哉今具其異跡列之如
後庶千載之下儻有得者知其所由耳大業七年五
月度自侍御史罷歸河東適遇侯生卒而得此鏡至
其年六月度歸長安至長樂坡宿於主人程雄家雄
新受奇一婢頗甚端麗名曰鸚鵡度既枕駕將白云
不敢住度問名主人問其故雄云兩月前有一客攜
此婢從東來時婢病甚客便寄留云還日當取此不
復來不知其婢由也度疑其精魅引鏡逼之便云乞
命即變形度即掩鏡曰汝先自叙然後變形當捨汝
命婢再拜自陳云某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下千歲
老狸大行變惑罪合至死遂爲府君捕逐逃於河湄
之間爲下邦陳思恭義女蒙養甚厚嫁鸚鵡與同鄉

人柴華鷄鵡與華意不相懼逃而東出韓城縣爲[illegible]
人李無傲所執無傲粗暴丈夫也遂將鷄鵡遊行[illegible]
歲昨隨至此忽爾見留不意遭逢天鏡隱形無路[illegible]
又謂曰汝本老狸變形爲人豈不害人也婢曰變形
事人非有害也但跳匿幻惑神道所惡自當至死耳
度又謂曰欲拾汝可乎鷄鵡曰辱公厚賜豈敢忘德
然天鏡一照不可逃形但久爲人形羞復故體願緘
於匣許盡醉而終度又謂曰緘鏡於匣汝不逃乎鷄
鵡笑曰公適有美言尚許相捨緘鏡而走豈不終恩

但天鏡一臨竄跡無路唯希數刻之命以盡一生之
歡耳度登時爲匣鏡又爲致酒[illegible]家隣里與宴
謔比婢頃大醉奮衣起舞而歌曰寶鏡寶鏡哀哉予
命自我離形於今幾姓生離[illegible]必傷何爲眷
戀守此一方歌訖再拜化爲老狸而死一座驚歎大
業八年四月一日太陽虧度時在臺直晝卧廳閣覺
日漸昏諸吏告度以日蝕甚整衣時引鏡出自覺鏡
亦昏昧無復光色度以寶鏡之作合於陰陽光景之
妙不然豈合以太陽失曜而寶鏡亦無光乎惟歎未

已俄而光彩出日亦漸明比及日復鏡亦精明如故
自此之後每日月薄蝕鏡亦昏昧其年八月十五日
友人薛俠者獲一銅劒長四尺劒連於靶靶盤龍鳳
之狀左文如火焰右文如水波光彩灼爍非常物也
俠持過度曰此劒俠常試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明
置之暗室自然有光旁照數丈俠持之有日月矣明
公好奇愛古如饑如渴願與君今夕一試度喜甚其
夜果遇天地清霽密閉一室無復脫隙與俠同宿度
亦出寶鏡置於座側俄而鏡上吐光明照一室如
晝劒橫其側無復光彩俠大驚曰請出鏡於匣度
從其言然後劒乃生光不過一二尺耳俠撫劒歎曰
天下神物亦有相失之理也是後每至月望則出鏡
於暗室光常照數丈室則無光也豈太陽
太陰之耀不可敵乎其任冬兼著作郎奉詔撰周史
欲爲蘇綽立傳度家有奴曰豹生年七十矣本蘇氏
部曲頗涉史傳略解屬文見度傳草因悲不自勝度
問其故謂度曰豹生常受蘇公厚遇今見蘇公言驗
是以悲耳郎君所有寶鏡是蘇公友河南苗季子所

遺蘇公者蘇公愛之甚蘇公臨亡之歲戚戚不樂常召苗生謂曰自度死日不久不知此鏡當入誰手今欲以蓍筮一斷先生幸觀之也便顧豹生取蓍蘇公自揲布卦卦訖蘇公曰我死十餘年我家當失此鏡不知所在然天地神物動靜有徵今河洛之間往往有寶氣與卦兆相合鏡其往彼乎季子曰亦爲人所得乎蘇公又詳其卦云先入侯家復歸王氏過此以往莫知所之也豹生言訖涕泣度問蘇氏果云舊有此鏡蘇公薨後亦失所在如豹生之言故度爲蘇公

傳亦具言其事於其篇論蘇公蓍筮絕倫點而獨用謂此也大業九年正月朔旦有一僧行乞而至度家弟勣出見之覺其神彩不俗便邀入室而爲具食坐語良久僧謂勣曰楊越家似有絕世寶鏡也可得見耶勣曰法師何以此知之僧曰貧道受明錄秘術頗識寶氣楊越宅上每月常有碧光連日絳氣屬月此寶鏡氣也貧道見之兩年矣今擇良日故欲一觀勣出之僧跪捧欣躍又謂勣曰此鏡有數種靈相皆當未見但以金膏塗之珠粉拭之舉以照日必影

徹墻壁僧又歎息曰更作法試應照見廟藏所恨幸無藥耳但以金煙薰之玉水洗之復以金膏珠粉如法拭之藏之泥中亦不晦矣遂留金煙玉水等法行之無不獲驗而胡僧遂不復見其年秋度出兼芮城令至皆祠謁此樹不則殃禍立及也度以爲妖由人興淫祀宜絕縣吏皆叩頭請度度不得已爲之一祀然陰念此樹當有精魅所托人不能除養成其勢乃密懸此鏡於樹之間其夜二鼓許聞其廳前磊落作聲若雷霆者遂起視之則風雨晦暝纏繞此樹雷光晃耀忽上忽下至明有一大蛇紫鱗赤尾綠頭白角額上有王字身被數鎗死於樹下度便收鏡命吏出蛇焚於縣門外仍掘樹樹心有一穴於地漸大有巨蛇蟠泊之跡既而實之妖怪遂絕其年冬度以御史帶芮城令持節河北道劍倉糧遂給陝東將天下大饑有姓疾病滿陝之間爲疫尤甚有河北人張龍駒爲度下小吏其家良賤數十口一時遇疾度憫之齋此鏡入其家使龍駒持鏡夜照諸病者見鏡皆驚起

云見龍駒持一月來相照光陰所及如水着[illegible]
腑臟即時熱定至曉並愈以爲無害於鏡而所濟衆
於是令密持此鏡遍巡百姓其夜鏡如匣中冷然自
鳴聲甚徹遠良久乃止度心獨怪明早龍駒來謂度
曰龍駒昨忽夢一人龍頭蛇身朱冠紫服謂龍駒我
即鏡精也名曰紫珍嘗有德於君家故來相託爲我
謝王公百姓有罪天與之疾柰何使我反天殺物且
病至後月當漸愈無爲我苦度感其靈惟因此誌
至後月病果漸愈如其言也大業十年度弟勣自人

今承棄官歸又將遍遊山水以爲長往之策庶
曰今天下向亂盜賊充斥欲安之乎且吾與汝同氣
未常遠別此行也似將高蹈昔尚子平遊五嶽不知
所之汝若追踵前賢吾所不堪也便涕泣對勣勣曰
意已決矣必不可留兄今之達人當無所不體孔子
門匹夫不可奪其志矣人生百年忽同過隙得情則
[illegible]大志則悲安遂其欲聖人之義也度不得已與之
以別勣曰此別也亦有所求兄所寶鏡非塵俗物也
將抗志雲路棲蹤煙霧欲兄以此爲贈度曰吾何

惜於汝也即以與之勣得鏡遂行不言所適至大業十三年夏六月始歸長安以鏡歸謂度曰此鏡真寶物也勣辭兄之後先遊嵩山少室陟石室坐玉壇屬日暮遇一飲巖有一石堂可容三五人勣棲息止焉月夜三更後有兩人一狐胡鬚眉皓而瘦稱山公一面濶白鬚眉長黑而雜稱毛生謂勣曰何人斯居也勣曰尋幽探穴訪奇者二人坐與勣談文往往有異義出於言外勣疑其精怪引手潛後開匣取鏡鏡出而一人失聲俯伏舞者化爲龜胡者化爲猿懸

身俱殞龜身帶綠毛猿身帶白毛即人筆也

浪頹水歷太和視玉井井旁有池水湛然綠色問於夫曰此靈湫耳村閭每八節祭之以祈福佑若一祭有闕即池水出黑雲大雹傷稼自雨流澍浸堤壞阜勣引鏡照之池水沸溢有雷如震忽爾池水騰出池中不遺涓滴可行二百餘步水落於地有一魚可長丈餘粗髯大於臂首紅額白身作青黃闇色無鱗甚美逛龍形蛇角背尖狀如鮒魚動而有光在於泥中凶而不能遠去勣謂鮫也失水而無能爲耳刃而屋

甚膏有味以充數朝口腹遂出於朱泮泮生人張琦
家有女子患入夜哀痛之聲實不堪忍勤問其故病
來已經年歲白日即安夜常如此勤停一宿及聞女
子聲遂開鏡照之痛者曰戴冠郎被殺其病者射下
有大雄雞死矣乃是主人七八歲老雞也遊江南將
渡黃陵楊子江忽晴雲覆水黑風渡湧舟子朱容慮
有覆沒勤攜鏡上舟背江中數步明朗徹底風雲四
歛波濤遠息須臾之間遊濟天塹躋躡山趨芳嶺或
攀危頂或入深洞逢其羣鳥環人而噪數熊當路而
[illegible]鏡揮之熊鳥奔駭是時利涉浙江過湖出至
聲振吼數百里而開舟八日濤既近未可渡南岳不
迴舟吾輩必葬魚腹勤出鏡照江波不進此如雲立
四面江水豁開五十餘步水漸清淺黿鼉散走舉帆
翩翩直入南浦然後却覷濤波洪湧高數十丈而至
所渡之津也遂登天台周覽洞壑夜行風之山谷去
身百步四面光徹纖微皆見林間宿鳥驚而亂飛還
履會稽逢異人張始鸞授勤周髀九章及明堂六甲
之事與陳永同歸更遊豫章見道士許藏秘云是施

陽七代孫有況登力履火之術說妖怪之次便言豐城縣倉督李敬家有三女遭魅病人莫能識藏秘療之無効勣故人曰趙丹有才器任豐城縣尉勣因過之丹命祗承人指勣停處勣謂曰欲得倉督李敬家居止丹遽設榻爲主禮勣因問其故敬曰三女同居堂內閣子每至日晚即覩粧衒服黃昏後即歸所居閣子每至日滅燈燭聽之竊與人言笑聲及至曉眠非喚不覺日日漸瘦不能下食制之不令粧梳即欲自縊投井無柰之何勣謂敬曰引示閣子之處其東有窓恐其門閉固而難啟遂畫日先刻斷窓櫺以條却以物支柱之如舊至日暮敬報勣曰粧梳入閣矣至一更聽之言笑自然勣扶窓櫺子持鏡入閣照之三女叫云殺我壓也初不見一物縣鏡至明有一鼠狼首尾一尺三四寸身無毛齒有一老鼠亦無毛齒其肥大可重五斤又有守宮大如人手身披鱗甲旗爛五色頭上有兩角長可半寸尾長五寸以上尾頭一寸色白並於壁孔前死矣從此疾愈其後尋真至廬山婆娑數月或棲息長林或露宿草莽虎豹挨

尾豺狼連跡舉鏡視之莫不竄伏廬岩處士蘇賓奇識之士也洞明易道藏往知來謂勣曰天下神物必不久居人間今宇宙喪亂他鄉未必可止吾子此鏡尚在足下衛幸速歸家鄉也勣然其言即時北歸便遊河北夜夢鏡謂勣曰我蒙卿兄厚禮今當捨人間遠去欲得一別卿請早歸長安也勣夢中許之及曉獨居思之恍恍發悸即時西首秦路今既見兄勣不負諾矣終恐此靈物亦非兄所有數月勣還河東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鳴其聲纖遠俄而漸大若龍鬼虎吼良久乃定開匣視之即失鏡矣

記錦裙

唐　陸龜蒙

侍御史趙郡李君好事之士也因予話上元瓦棺寺有陳後主羊車一輪天后武氏羅裙佛瓣皆組繡奇妙李君乃出古錦裙一條示余幅長四尺下廣上狹下濶六寸上減下三寸半皆周尺如直其前則左有鶴二十勢若飛起率曲折一脛口中銜莩葩輩右有一鸚鵡聳肩舒毛數與鶴相等二禽大小不類而又以花卉均布無餘地界道四向五色間雜道上累綴

鈿點綴其中微雲璎結互以相帶有若駁霞殘虹流
烟墮霧春草夾逕遠山截空壞墻古苔石泓秋水印
丹浸漏蘂粉塗染蘂緗環珮雲隱涯岸濃淡霏拂雲
抑冥容始如不可辨別及諦視之條段斬絕份畫一
一有去處非繡非繪縝緻柔美又不可狀也裏用綿
綵下制綫尚仍舊兩旁皆解散盖拆滅零落僅存此
故耳縱非齊梁物亦不下三百年矣昔時之工如此
妙耶叟其裙者復何人焉因筆之爲辭繼于錦裙之
後俾善詩者賦之

寺故有三寶一爲師子國所貢玉如來像一爲顧
長康所繪維摩詰天女一爲戴顒所損臂胛塑像
惜無文筆如龜蒙紀之者